

# 一只“阿尔法狗”的科技征途

■本报见习记者 程唯迦 记者 卜叶

2016年，谷歌围棋人工智能“阿尔法狗”(AlphaGo)以4比1的成绩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这场人机大战成为人工智能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近日，美国计算机学会(ACM)宣布，将2019年ACM计算奖授予AlphaGo研发团队领导者David Silver，以表彰他们为计算机游戏表现带来的突破性进展。

“在专用人工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AlphaGo是一个重要阶段。”北京大学教授、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黄铁军告诉《中国科学报》。

## 从深蓝到“阿尔法狗”

人机对弈，AlphaGo并不是首例。

就计算机的“棋艺”而言，十几年前IBM的“深蓝”与AlphaGo相比，也不能同日而语。尽管如此，1997年“深蓝”击败了当时的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震惊了当时的学术界。

“深蓝的算法核心是暴力搜索。”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赵冬斌告诉《中国科学报》，其原理是生成尽可能多的走法，执行尽可能深的搜索。采用的alpha-beta剪枝算法，可以快速削减搜索的路径，并不断对局面进行评估，找到最优走法。

换言之，它每走一步，几乎都是在遍历后续所有可能的情况下作出的决策，因此，很多人认为这是计算机的胜利，而不是人工智能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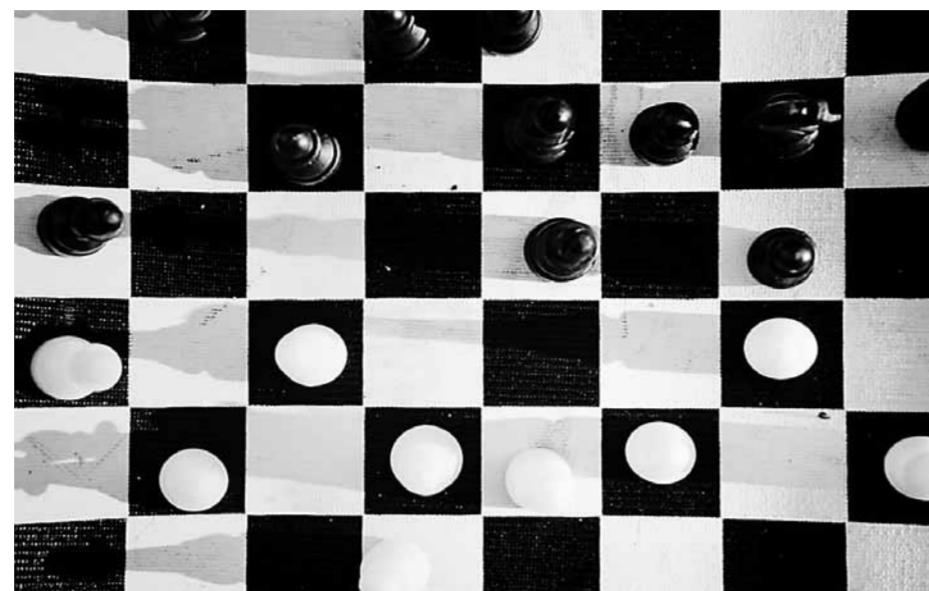
而AlphaGo之所以能达到人类顶尖棋手的棋艺水平，依靠的是“自学成才”。

“围棋是一项变数极多、充满不确定性的竞技活动。下棋的可能性都是一个几乎无法穷尽的量级。棋手起手就有361种落子选择。理论上，如果不考虑限制条件，棋盘状态共有3的361次方，下法共有361阶乘种选择，这个数字大约是10的768次方，几乎是无穷大。要知道人类已知宇宙中的原子数量，也不过是10的80次方。”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孙富春告诉《中国科学报》，AlphaGo Zero在某种程度上部分突破了人类认识学习的能力，原理上可以习得包括围棋在内的其他观测信息是完备的，状态动作空间是可数的各种人类技艺，甚至展现出“直觉”判断能力。

除了与人类越来越接近的“头脑”之外，AlphaGo的学习速度之快也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其进步的空间似乎难以估量。

“感觉就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下棋一样，该弃的地方也会弃，该退出的地方也会退出，非常均衡的一个棋风，真是看不出出自程序之手。”柯洁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AlphaGo有好几次落子极其“非常规”，许多专业棋手都表示“看不懂”。

2017年，AlphaGo进一步升级。在《自



AlphaGo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图片来源：Unsplash

然》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中，Silver团队报告了新版程序AlphaGo Zero：从空白状态学起，在不利用人类任何围棋比赛数据作为训练数据的条件下，它能够迅速通过2900万次自我博弈、自学围棋，并以89比11的战绩击败“前辈”。

“AlphaGo从惊人的海量博弈数据中习得能力。如果AlphaGo有内心世界，看到人类落完一步棋，他或许会微微一笑，心想‘这招我昨天刚下过’。”浙江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吴飞调侃道。

与此同时，AlphaGo Zero在国际象棋、围棋等游戏中都取得了超人的表现，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游戏方法的普适性。

## “阿尔法狗”的“三驾马车”

自AlphaGo打败李世石后，人们惊奇地从公开的程序中发现：打败这些围棋高手的不仅仅是计算机强大的计算能力，更依赖其精妙的算法。

吴飞解释说，AlphaGo的算法主要依靠强化学习、深度学习和蒙特卡洛树搜索“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而这也是其中的核心技术。

在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王崇骏看来，强化学习让AlphaGo有了自学能力，深度学习让AlphaGo通过数据驱动的机器学习有了估值量化能力，蒙特卡洛树则是一个连接所有技术和动作的框架。

例如，在围棋博弈中，“局面判断”用于衡量某一局面的价值，越大的值表示对当前行动的选手越有利。“最优策略”是通

过在某局面下选择能带来最大价值的动作来获得。

在AlphaGo的强化学习中，科学家使用策略函数和局面函数进行度量。有了这两个估值函数，机器在搜索的时候尽量选择估值更大的行动，达到缩小思考范围的目的。同时，即使在未达到终局的情况下，也可以依靠局面函数对当前局势优劣做判断。

由于大部分博弈游戏状态空间巨大，严格计算评估函数无法实现。利用深度学习和大量数据，AlphaGo可以自动找到特征，同时拟合出估值函数。而蒙特卡洛树搜索是集以上技术于一身的搜索框架，通过反复模拟和采样对局过程来探索状态空间。

“蒙特卡洛树搜索的特点是非常容易平行、可任何时候停止，其引入了随机性采样而减小估值错误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可以在随机探索的过程中，结合强化学习，自适应地调整估值函数，让算法越来越聪明。”王崇骏告诉《中国科学报》。

分析AlphaGo成功的原因，赵冬斌认为，深度神经网络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传统的基于规则的计算机围棋方法只能识别固定的棋路，这类似于背棋谱。基于深度学习的AlphaGo自动提取棋谱局面特征并将其有效地组合在一起，极大增强了对棋谱的学习能力。”

其次，局面的准确评估也是AlphaGo成功的关键。价值网络和快速走子网络在局面评估时互为补充，能够较好地应对对手下一步棋的不确定性，对得到更加精确的评估结果至关重要。

此外，硬件配置的大幅提升也功不可没。AlphaGo采用了异步多线程搜索，用CPU执行模拟过程，用GPU计算策略网络和价值网络。最终单机版本AlphaGo使用了48个CPU和8个GPU，分布式版本的AlphaGo则采用了1202个CPU和176个GPU。正是这些计算机硬件的支持，才得以让AlphaGo发挥出强大的实力。

## 人工智能发展的一小步

在AlphaGo诞生后的几年中，其背后的神经网络、深度学习、蒙特卡洛树搜索法等技术，开始从“下棋”这样的场景，延伸到更多具有商业化价值的场景中。

在中国，这些技术催生了游戏领域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腾讯旗下游戏王者荣耀的“觉悟”、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麻将“Suphx”以及启元的星际争霸“指挥官”等虚拟“玩家”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些技术还推动了其他领域包括机器人、智能驾驶、智能制造、电力优化、量化金融、智慧医疗等纵深应用领域的技术进步，包括但不限于提高电网的效率，降低谷歌数据中心的能耗，以及为欧洲航天局设计太空探测器的轨道等。

不过，AlphaGo的胜绩是否代表着人工智能的胜利？答案是否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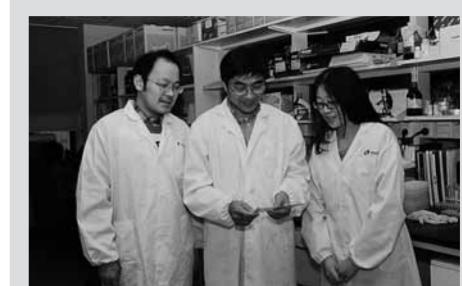
“AlphaGo的胜利，只能说明这个算法在围棋等比赛中战胜了人类。但是，就人工智能的发展而言，几乎所有人都认同目前人工智能发展水平还处在初阶阶段。”王崇骏说。

他表示，目前人工智能算法大多依赖高质量的海量数据，需要的功率也远高于人类大脑的能耗水平，同时也很难应用于多种场景。“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AlphaGo的实现方法在明确定义的环境下效果明显，而在开放环境下，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比如AlphaGo下围棋很厉害，但面对图像识别问题肯定就不行了。”

赵冬斌表示，在围棋、麻将和其他具有类似评级制度的游戏等测试平台，或能客观地衡量一些算法的人工智能水平，但是在某些难以量化的领域，很难对算法的智能水平给出客观评价。“比如，自动驾驶有5级划分，但是不够明确。驾驶涉及技术链条较长，包括定位、感知、预测、决策、规划和控制等。若想全面衡量驾驶人工智能的水平，还需要更细致的分类工作。”

在黄铁军看来，人类面临的很多问题是开放性问题。应对开放性挑战，需要通用人工智能。“AlphaGo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创造了一种能够解决很多智能问题的通用方法，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已经走上了正确方向，但也才刚刚开始。”

## 一所一人一事



徐国良院士(中)在实验室指导学生。

徐国良

分子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动物发育(包括胚胎与成体干细胞分化)过程中DNA甲基化及组蛋白修饰在基因表达调控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机理的研究。

每有新人初来实验室报到，徐国良总喜欢与人谈论他办公桌下“与众不同”的地板。看起来崭新的办公室只有他脚下这处磨损过度，那是在无数个为科学问题殚精竭虑的日夜留下的痕迹。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徐国良的漫漫科学路上，实验室是他的起点。他在表观遗传的大千世界里解读基因“天书”，解密基因“开关”。对于科学，徐国良甘愿做一名孜孜追梦人，二十年来心无旁骛、始终如一。

## 以纯粹之心坚守科学理想

“纯粹”是徐国良走上科学道路几十年来收获最多的评价。

“搞科研需要沉潜之心，就像老农种地，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徐国良说。

从读大学起，徐国良就没有休过假。在分子细胞中心的实验室，徐国良每天早九点准时上班，工作至深夜才离开。外出开会，他也总是夜半出行，只为不耽误白天的科研时间。

对待科研，徐国良纯粹、热情，但也有一套自己的准则，从不追逐热点，也不好高骛远。他喜欢自己创新，认定方向后就全力以赴。

徐国良曾对来面试的学生说：“科研的根本精神就是创新，你应该瞄准重大的、原创的，对世界文明有贡献、对国家有意义的突破性成果去研究。”

从1993年在德国马普分子遗传研究所—柏林技术大学分子遗传专业获得博士学位以来，徐国良一直从事生命科学基础研究。2001年，他从海外回到中科院生化与细胞所(现名为“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组建自己的团队，最初就选定了DNA甲基化的研究方向，在表观遗传领域的万亩良田开始了自己的创新耕耘。

# 漫漫科学路 孜孜追梦人

■林滨霞

记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徐国良

## 厉十年琢磨开辟科学“新天地”

完全相同的遗传基因，为何造就不了完全相同的个体？表观遗传就是在基因这部“天书”上做出不同“批注”的神秘力量，DNA甲基化则是表观遗传修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

DNA中的甲基如同封条，可以“关”上基因功能，但如何撕掉这个封条、“打开”基因，徐国良潜心研究了整整十年才初见曙光。

2011年《科学》《自然》相继发表徐国良研究组论文。他带领的科研团队发现细胞内的“基因剪刀”(胸腺嘧啶DNA糖苷酶TDG)剪去第七种碱基5-羧基胞嘧啶(5caC)可以“打开”基因的分子机制，而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Tet双加氧酶在早期胚胎发育中也参与了精子基因的甲基化“改造”，生命降临之初的部分“密码”和“程序”被破解。

近年来，徐国良研究的表观遗传学已成为后基因组时代重要科学前沿工作之一。他发现的这个基因“开关方法”对于干细胞研究与癌症治疗都有着重大意义。但是，这对徐国良来说只是一段科研的开始。

2019年5月，又一篇署名徐国良名字的《自然》论文在线发表。这次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DNA修饰，为表观遗传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徐国良欣喜地说：“认识细胞中的每一个蛋白质成员，都好像跨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它们将生命体中的一个个不为人知的奥秘呈现在我们面前。”

## 用言传身教成就桃李天下

徐国良的实验室在研究所里以“高效团结”著称。

新生在进入徐国良实验室前除了面试过关，还会被考察实验室转聘时的表现，徐国良最看重的品质是诚实。科研必须诚信是他招收学生的准入线。

他很细心，会亲自教导学生实验细节，小到每一种试剂的添加，他都一一教授；他很耐心，经常在谈话中启发学生学会自己思考，寻找课题新方向；他不刻板，鼓励学生与同领域的科研人员交流，甚至让学生也参与团队管理，培养学生成独立科研的能力。迄今为止，他已经为国家培养相关领域博士生30余名。

勤于思考，敢于发问，善于创新，是徐国良日常对学生的教诲。他认为，好的导师要能真正影响学生，将自己对科研的态度、视角、方法传承下去，把科学的风格、修养、研究成果传递下去。

出生于绍兴诸暨的徐国良喜欢鲁迅的文学作品，《孔乙己》是他熟读的作品之一。文中有一个情节，孔乙己在小孩面前炫耀自己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徐国良说：“做科研千万不能如这位‘小孔圣人’般，过于注重知识的简单累积，或者只将目光聚集于发表文章和申报各类奖项，那不是一位好的科研人员。”

创新与坚持，他用来教导学生，也时常用来告诫自己。对徐国良来说，科学路还长，科学梦犹远，对科学事业的雄心让他一直在追梦的路上，永不停步。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联合办公室)

## 南开大学智能防疫 遥操作机器人完成测试

本报讯 近日，由南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段峰团队研制的智能防疫遥操作机器人“小安”首次亮相，并成功完成部分功能测试。

据段峰介绍，机器人“小安”将有效协助医护人员日常工作，减少人力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断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前线医护人员面临的高感染风险。

测试中看到，这台拥有一块液晶屏“脑袋”、两个机械“手臂”的机器人“小安”可以通过手机操控在室内进行灵活穿梭，实现红外线体温检测、导诊分诊、消毒剂喷洒、检测样本转运、垃圾清运等功能，并可利用身上配备的摄像头进行实时观察，协助开展“远程会诊”。

段峰表示，机器人“小安”综合了医护人员的专业意见建议。目前的“小安”为样机，仍需不断优化、完善。(陈彬)

## 新成果让机器人 更快认知不同世界

本报讯 近日，依托于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提出了一种连续多视角任务学习算法，可有效解决现存大部分多视角任务学习模型不能满足让机器人快速学习新任务的问题。相关成果已发表于《IEEE神经网络与学习系统汇刊》。

在诸多实际场景中，当多视角学习任务按序列顺序到来时，重新训练以前的任务往往会产生较高的存储需求和计算成本。

为应对这一挑战，科研人员在该研究中提出了一种集成了深度矩阵分解和稀疏空间学习的连续多视角任务学习算法，称之为深度连续多视角任务学习。当新的多视角任务到来时，首先采用深度矩阵分解技术捕捉新任务中的隐含和分层表达知识，同时以一种逐层的方式存储这些新鲜的多视角知识。稀疏空间学习模型应用于每一层抽取的因素矩阵，并通过自表达约束捕获跨视角关联。(沈春蕾 戴天骄)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109/TNNLS.2020.2977497>

## 数风流人物仰望星空①

# 雷久侯：我是空间天气“预报员”

■本报见习记者 辛雨

编者按



雷久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  
教授

学院院士万卫星和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立波。两位“引路人”对科研事业的那份执着，深深影响着雷久侯。

“他们传授我知识，将我带进这个领域，让我对此产生兴趣，并找到了乐趣。”雷久侯说，他在这条路上一直往前走，走久了，便爱上了这份事业。

2005年博士毕业后，雷久侯在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等单位工作了6年。看着祖国慢慢强大，雷久侯不想当一个旁观者。于是，2011年，他全职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工作，投身祖国空间科学建设。

“今天，在某些领域我国已经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跨越。”雷久侯认为，面临国家科技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科技工作者要将个人价值融入其中，踏踏实实做好每件事。

## 拨开云雾见月明

高层大气时刻处在动态变化中，如何使用实时观测数据，对数值模型结果进行修正并预报，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由于观测手段有限，依靠短时间内的热层观测数据，难以实现全球热层的覆盖。雷久侯通过创新实时动态修正方法，实现了对全球热层大气更高精度的预报，有助于规避卫星碰撞。

“就像考古学家对不同时代的陶瓷器物特征有了丰富的认识后，便可以通过挖掘过程中的一块陶瓷碎片，判断该陶瓷器物的特征。”雷久侯说。

大小、形状等状态。”雷久侯解释说。

实地观测高层大气带电粒子，需要发射火箭或卫星，实验成本高、难度较大。雷久侯意识到，要进行空间等离子体实验研究，必须另辟蹊径。然而，仅凭一己之力，颇为艰巨。

学科交叉是近来我国学术研究发展新特色。雷久侯联合等离子体领域专家，自主建设了中国科大空间等离子体实验装置，实现了在实验室做空间研究的目标，并获得了一批最新实验结果。

国际同行评价称，“该工作为利用实验室装置解释空间卫星观测结果提供了一个极其优秀的范例”。

雷久侯还参与了国家“子午工程”，为我国大型空间环境观测网络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在电离层热层研究方面的突出成果，2010年，他获得了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青年科学家奖，2013年获我国首届空间天气科学青年创新奖，同年，他还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并在2019年入选科技部青年领军人才。